

红灯内内

小说集



紅 灯 閃 閃

(小说、故事集)

营口市文化局编

目 次

搬 家.....	陈永鹏 (1)
“顶紧要”班长.....	张海华 (10)
红灯闪闪.....	马歌今 (19)
山乡踩路人.....	江 学 (23)
金 铃.....	张日安 (32)
我们的连长.....	崔景山 (39)
向 阳 花.....	边 青 (46)
火海丹心.....	市文工队 创 作 组 (53)
喜见光明.....	袁阔成 (59)
红心铁骨.....	1313 部队 战士演出队 (65)
红医骏马.....	马步秋 (71)
露 宿.....	袁阔成改编 (78)

搬 家

陈 永 鹏

自从李维田大伯家的三间新房子盖成以后，老两口随时都可以听到大家的赞美：

“老兄弟，你那三间房盖得可真架壮。”

“她大妈，我就稀罕那上下的玻璃窗，真亮堂，在屋里做点针线活也得眼。”

“老嫂子，合作化那阵子你家把土改分的大瓦房倒给生产队用了，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小旧房。现在，也该住住新房了。”

每当听到大家的赞扬，老两口总是高兴地说：“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得好哇！”

的确，解放前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能盖起这样好的新房子啊！所以，新房子盖成以后，老两口打心眼儿里往外乐。特别是李大妈，马上就想往里搬。可是李大伯一直忙着生产队的事，对于搬家，却不大着急。开始，李大妈还能忍耐得住，到后来就渐渐地忍不住了。所以，当李大伯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她就没完没了地叨咕起来：“盖房子的时候你就不积极，是大队刘书记帮着张罗盖上的，现在房子盖好了，还不想早点往里搬！”

“你着的什么急呀”，李大伯还是说：“咱自己家的事

再急也是小事，现在队里的活忙，咱得先紧队里的活干。”其实，这些道理李大妈都懂，可她总觉得只有马上搬进去心里才舒坦。

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，李大伯终于提起搬家的事来。他说：“这几天队里的活不太忙了，趁明天星期天，咱把城里农机厂的二女婿找来，帮着把家搬过去。”李大妈高兴得忙说：“那我今天抽空去供销社买点菜，留明天招待二女婿。”正商量着，院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李大伯在家吗？”

“在家，进来坐吧！”

“不进去了。李大伯，刘书记让我告诉你，西海盐碱滩的水稻育苗失败了，让你帮着找找毛病。”

“好！我马上去！”说完，李大伯立刻放下碗筷，扛起铁锹就走了。

李大伯走后，李大妈就开始张罗起来了。她急急忙忙地喂完猪和鸡，就跑到供销社买菜。你看她，粉条、蘑菇、鲜鱼……足足买了一小筐。

二

傍晚，李大伯从西海苗田回来，一边走一边想：咱红星大队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指示，男女老少整整干了一冬春，造出这两千多亩稻田。现在，眼瞅着就到插秧季节了，盐碱滩上的育苗试验又失败了，要不赶快把苗育出来，就要耽误插秧期，影响粮食产量。晚上大队开会选水稻技术员，我得主动把这个担子抢过来。主意拿定，便加快了脚步。

“怎么又回来这么晚？饭菜都凉了！”李大伯刚跨进门

槛，李大妈就关切地问。

“到‘新房子’那里去了！”

“明天就搬进去了，还去看个啥？也不知道早点回来收拾收拾东西。”

对于李大妈的埋怨，李大伯似乎没有听见，他匆匆忙忙地扒拉两口饭，就又出去了。

“又上那去？”李大妈问。

“去大队一趟！”

“嗨，黑灯瞎火的你还往外跑，明天你还打算不打算搬了？”

“搬！明天就是下刀子咱也搬！我一会就回来帮你收拾东西。”大伯说完，大步流星地向大队部走去。

大队办公室里，正在开会。只听刘书记说：“……眼下育苗就是一个难关，选水稻技术员必须选思想进步又有一定水稻栽培技术的人来担当，大家看选谁合适？”

“要说选思想好的，咱大队有的是。可是，咱们是果树队，哪有水稻技术员哪？”大家这样议论着……

“我干！”随着宏亮的喊声，门开了。大家扭头一看，李大伯神采奕奕地站在大家的面前说：“我过去在关里给地主扛活时莳弄过水稻，育苗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！”

“李大伯，”刘书记笑着摇了摇头说：“你当技术员倒是合适，可是，西海滩离家二十多里路，中间又要翻两座大山，你上了年纪，这路你跑不起呀！”

“这不成问题，我把家搬到西海去住！”

“西海又没有房子，你搬去住在哪？”

“房子白天我已经找好了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就是地边放工具的那个窝棚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刘书记说：“你和大妈在旧社会都得了寒腿病，西海边上又冷又潮，你们的身子骨可受不了！”

大伯有些急了：“刘书记，你在上次党员批修整风学习班上不是说共产党员应当象杨子荣那样，‘专拣重担挑在肩’，‘越是艰险越向前’吗！我是共产党员，现在育苗需要我，怎能因为西海艰苦就不去呢！”

“大伯，西海滩不仅条件艰苦，而且在盐碱滩上种水稻是个新事，要有许多困难啊！”刘书记见李大伯坚决要求去，补充说。

“困难？”李大伯从怀里掏出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坚定地说：“有毛主席的书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们！”

经过详细讨论，大队批准了李大伯的要求。最后，刘书记问：“大伯，你家刚刚盖上的新房子，还没住进去就搬到西海住窝棚，大妈能同意吗？”

“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让她不掉辙！”

三

深夜十点多钟，天阴得象铁锅底那样黑，一会儿，便劈劈啪啪地下起雨来。李大伯家的灯还亮着。灯下，李大伯抽着烟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关于搬家的事，还得核计核计。”

“还核计啥？明天女婿一来就搬呗！”李大妈双手从炕上撑起烟筐箩往旁边一挪，生气地说。“咱还得核计一下搬家的路线！”李大伯说着，又把烟筐箩挪了过来。

“什么搬家的路线？”李大妈不解地问。

“就是搬家要走哪条道。”李大伯解释说。

“这还用问？一出大门往右拐，顺着老吴家房后那条小道走，不到二百步远就到啦么！”

“依我看，还有另一条道：出了大门往左拐，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走。”“这老头子怎么糊涂了，那不是走到西海去了？”

“嗯，咱就是应该搬到西海去，迎风斗浪！你想想，社员们冒着严寒在海滩上开发水田，这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，支援社会主义革命？现在育苗出了毛病，咱是个啥态度，可就是对革命的态度呀！”李大伯这一说，大妈可就有些嘴软了：

“那，咱搬到西海去住什么？”

“住窝棚！”

“啊！住窝棚？”李大妈一听就火了：“你有福不享偏要跑到西海住窝棚，要去，你自己去，我一个人搬到新房子去住！”

听了李大妈的这番话，李大伯的心里直翻腾。他想，过去一直热情关心集体的老伴，今天在搬家问题上这个态度，就是因为日子过好了，想坐摊守业，不想继续革命了。想到这，李大伯就耐心地问道：“你说说，咱们今天为什么能盖上这么好的新房子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好呗！”李大妈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对！那么你再说说，咱们听话听谁的话？”

“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啦！”

“对！”李大伯见她回答到这，便把话题一转，说：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眼下，革命需要咱把家搬到西海去，可你呢，心中只有那三间新房，这是听了谁的话？”

李大妈不做声了。

“我看哪，你是中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毒了，忘记了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哪来的，有了新房子就忘记了旧社会咱没房子的苦，忘掉了继续革命！”

提起旧社会，李大妈的心猛地一震，一幅凄惨的情景立即浮现在她的眼前：

连绵阴雨，涝得庄稼颗粒没收，狗地主见他们交不起租子，便夺去了他们唯一的两间破草房。在一家人无处安身的时候，李大伯又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。怀孕六个月的李大妈，只好背井离乡四处流浪，靠讨饭度命。

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李大妈正准备找一个避风雪的地方过夜，可是往哪去呢？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门洞子，刚刚坐下还没有喘过气来，突然大门开了个缝，伸出一个面目狰狞的头来，恶狠狠地冲她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哪来的叫花子，快给我滚！”李大妈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们吃人肉，喝人血，躲在四合套的大院里享受，穷人在大门外避避雪都不行！”狗地主听了气急败坏，打了个口哨，大门里立刻窜出一条恶狗，扑上来就咬。李大妈的大腿上顿时鲜血直流，大门洞子里却传出了一阵得意的狂笑声……。

天地一片漆黑，风卷着雪，雪裹着风，李大妈忍着痛，忍着饿，忍着冻，趟着没膝深的大雪，愤愤地离开了大门洞子。

穷人什么时候才能有饭吃！

穷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房住！……

一个寒噤，把李大妈从回忆中拽了回来，她觉得大腿上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，眼泪顺着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了下来。

是啊，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救了咱们，咱们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荒郊野外了。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“农业学大寨”，为革命多打粮食，咱要不到西海去出把老力，能对得起共产党、毛主席吗……李大妈擦了擦眼泪，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，心里集聚着万语千言。她猛地站了起来，开始收拾着屋里的东西。

“收拾东西干啥？”李大伯问。

“准备搬家！”

“往哪儿搬？”

“往西海！”

四

一晃儿，庄稼已经上场了。红星大队西海农场的场院里，阳光灿烂，稻垛如山，打稻机在呼呼地吼叫，稻粒象一注泉水从打稻机上倾泻出来。男女社员一边干活，一边唱着、笑着。李大伯站在刚刚打出来的稻堆旁，俯身抓起一把黄澄澄的稻子，迎着阳光仔细地欣赏着，脸上堆满了兴奋的笑容。

“大伯，真没想到咱们红星能吃上自己种的大米呀！”一个青年笑着对他说。

“小伙子，等今冬明春把仙人岛那个拦海大坝修成，又能造出三千多亩水田，明年这个时候，咱红星大队就能拿出

更多的大米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啦！”李大伯兴致勃勃的说着。

休息的哨子响了，刘书记跳下打稻机，走到李大伯身旁说：“大伯！休息了，走，到你的窝棚里坐坐，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好，”李大伯拍拍身上的稻屑说：“正好，我也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呢！”两个人肩靠着肩向窝棚走去。进到窝棚里，李大伯习惯地拿起麻经子搓着麻袋线。刘书记靠着炕上坐了下来。

土窝棚又矮又窄，锅台连着半截炕，但是，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屋子的正面端端正正地挂着毛主席像，旁边一张大红纸上写着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大字。看到这里，刘书记想：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指示，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能舍掉自己刚刚盖上的新房子，住在窝棚里，为革命艰苦奋斗，这不正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闪光么！

“刘书记来了！”刚从队里猪场回来的李大妈，推门走进来。

“大妈！”刘书记热情地打着招呼，又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李大伯，开了腔：“你们在这里艰苦奋斗了将近一年，为咱红星大队学大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。大伯培养的接班人大壮和金辉也出徒了，现在你们该搬到新房去住了。”

“好哇！”李大妈一边解着围裙一边说：“这几天我和你大伯也正在琢磨搬家的事呢，你看什么时候搬？”“明天搬，行吗？”

“越快越好！听说今冬要在仙人岛修拦海大坝，明春又

能新开出三千多亩水田，那里一定缺人手，我们早就等急了！”李大妈说着掀起炕席，拿出一张折迭着的红纸递给刘书记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你大伯上星期画的搬家路线图。”

刘书记展开一看，这是一张开发仙人岛的蓝图。高高的仙人岛下横着一条长长的拦海大坝，堤坝上树木成行，堤坝里边稻浪翻滚。就在这片稻田的一端，画了一座和这里差不多的一个小窝棚……刘书记看到这里，又抬头看了看站在面前的李大伯和李大妈，心里充满了对这两位革命老人的无限敬意……

（原载辽宁日报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）

“顶 紧 要”班 长

驻军某部战士 张 海 华

—

我从连部出来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拔脚就走上了通往三炮连驻地的山道：接新班长丁金跃。

班长丁金跃，原是三炮连的一位班长。还在前些日子，就听说，他是一个出色的班长，有一手目测距离的硬本领，他带的班是全连顶呱呱的。几天前，我们班长调到营部当通讯班长去了。我正愁我这个副班长带不好这个“猛虎九班”呢！这下，新班长来了，我们这个“猛虎九班”加上一个呱呱叫的好班长，我就放心啦，要说下星期团里考核，准是不成问题了。你说，我能不高兴吗？！

盛夏的天气说变就变。我拐过一个山嘴，突然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卷着沙土扑面打来，使人睁不开眼睛，望出去，远处是抹抹糊糊的一片，我心里不觉犯起了核计：眼下就要下雨了，怎么还不见新班长的影子呢？

正纳闷间，猛抬头看见路旁放着一个背包，背包旁放着一只洗得有些发白了的挂包，包上绣着一行红绒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”有背包一定有人。我的视线转移到离背包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，果然见一个虎敦敦的战士，不顾风沙扑面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目测着距离。我走近几步，发现他：二十一、二岁样子，中等个头，右手拿着一根草棍，伸直放

在胸前，黑黝黝的圆脸上，点缀着两条浓浓的长眉毛，浓眉下，右眼紧闭，左眼一动不动的透过草棍，目视着正前方。

见此情景，我不由得怔怔地看着他，心想，这人真怪，快要下雨了，还不快赶路。一边招呼他：“同志，要下雨了，还不快走呀！”

或许是我的声音太小，没听见，他不作声。我又提高嗓门道：“同志，你还不快走呀！”谁知他依然认真地目测着，只是飞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要抓住这个目测的好机会，现在顶紧要的是目测距离……。”

“顶紧要？！”听人说，丁班长平时最爱讲顶紧要这句话，“嗯，顶紧要的，是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！”

“顶紧要的，是提高路线斗争觉悟”“顶紧要的……”时间长了，人家送给他一个外号，叫“顶紧要”班长。这，准是他。我一个箭步跑上去，高呼起来：“班长……”

“噢，你……”他停止了目测，用眼光上下打量着我。这时，我才觉得自己有些冒失。不好意思地问道：“你是丁金跃班长吧？”

“噢，你是……”

这下，我肯定他是丁班长了，便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，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：“班长，我是二炮连九班黎明超。接你来了！”

“噢，副班长同志，你好！”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早料到你会接我来的，所以，我就在这里‘看上’啦！”说着，他又比划了一下目测距离的姿势。

“班长，快走吧！”我看看黑乎乎的天空，拿起班长的背包，就要往回走。可是，班长象有重大事情似的，对我说：

“副班长，气候条件差，这正是练习目测的好时光，来，你测一下，对面山上那棵弯弯树有多远？”

“哎呀，等晴天再目测不是一样吗？！班长这个人真有点儿傻乎乎的。”我这样想着。

“嘩——”，雨终于下了。班长急忙从背包上解下雨衣，背起背包，我们俩人并肩站在山梁上，披上了雨衣。雨幕中，我们进行着雨中目测。

当天晚上，开了班务会。我刚讲了一句：“热烈欢迎新班长上任。”他就站起来，有些腼腆地对大家说：“我新来乍到的，对班里情况不熟悉，现在顶紧要的是希望大家帮助我，搞好全班建设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副班长，你可得多多帮助我呀！”一句话，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，心里想：这个班长可真谦虚哩。

会后，他详细地询问了班里最近的工作、学习情况，谈到了团里的考核。完了，我对他说：“班里的情况很好，考核不成问题。”班长只是笑笑，没有吱声。

二

为了迎接团里的考核，第二天上午，连队组织了一次小考核。

考核场上，笼罩着一片严肃的气氛。

“全班注意——”，突然传来了班长短促、洪亮的口令。全班同志扛着炮，隐蔽，迅速地占领了炮阵地。按照班长指示的架炮方向，架起了三角形的炮架。当时，火炮的右炮架架在凸起的高土上，水准器泡不整，就是说，火炮架得不平衡，只见三炮手挥起小镐，猛鏊一下，很快调整了水准

器泡。看着战士们龙腾虎跃的样子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这次，第一名是跑不了啦！我赶忙转动了高低机和方向机，等待着班长下达装填标尺，进行射击的口令。谁知，我左盼右盼，听不见班长下达口令。一会儿，他看看战士们占领阵地后的姿势，“战场”物资的摆放；一会儿，眼光又落在了火炮的架设上……，当时，我心里火烧火燎的，心里直打咕噜：“班长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，还要不要第一名呀！”班长却象没事一样，一点急火都没有。蓦的，他扳起右炮架来，用脚踩结实刚才鏖松的泥土，又增蹭一点新土踩结实，把右炮架放下了。

我看着，有些窝火：这么一点点的小问题值得这么认真，不就是右炮架下松起的土没有踩结实吗！这也是为了抢时间啊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一挥手，下达了射击的口令。结果，射击超过了规定的时间，我们这个向来是数一数二的猛虎班，今天却成了“倒数第一名”。真糟糕！

中午，考核结束回到营房，班长若无其事地上连部去了。我的心，灌满了铅似的，沉呼呼的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坐在凳子上生闷气；唉，班长太傻了，完全不为班里着想，照今天的情况来看，只要早点下达射击口令，就决不能捞个“倒数第一”。一会儿又埋怨班里战士不争气；问题早不出，晚不出，偏偏考核时问题就来了。

“吱呀”一声门响，班长迈步进门，他左手拿着一本日记本，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“副班长，我把今天的情况向支部汇报了，支部要求咱们研究一下架炮的问题。我已经和班里战士说了。走，趁热打铁，干！”

我气呼呼地说：“班长，咱们班是多年来的先进班，这下可就砸锅了。虽说咱们班有一些问题，也用不着在考核的时候出难题呀！平时可以严格一点嘛！”

“对，我们一定要找原因，要严格！”他插了一句。

我见他仍然是笑嘻嘻的样子，心头更来火了：“人家说你有些傻，你真有些傻，眼下，班里的荣誉全丢了，对我副班长来说，关系倒是不大，可对你，也是不光彩的呀！现在考核完了，你又来劲了。”

他听到这里，有些稚气的脸上顿时消失了笑容，紧挨我坐下，顺手把日记本放在桌子上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副班长，你说，考核是为了啥？”

“考核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成绩，纠正错误和缺点……”我没好声气地嚷。

“对，考核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，而不是单纯求成绩、争第一。为什么我们还一个劲的只想到班里的荣誉、个人的得失呢？”班长向我打来了一阵“排炮”。

“这，其实今天只不过是一点小问题！”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问题影响了全班的第一。

谁知这一句话却惹怒了他。他气得黑黝黝的脸上泛起了血红色，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，原来就很高的嗓门更粗了：

“小问题，你说得轻巧，你想过没有，今天要是在战场上，这是顶紧要的问题！”他说到这，喉咙头象被什么东西哽塞住了似的，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，你好好看看这个！”他拿起了桌子上的日记本。正在这时，小王走进门来：“班长，都准备好了，走吧！”

“好！”他把日记本塞到我的手里，对我说：“你先琢